

冬日恋歌

王凯凯◎著

我们是飞翔在南方的鸟，故土的气息已经日渐稀薄，为自己找一个可以停留的理由，然后开始筑巢。是离土无风的日子里就这样滑过自由的天空，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曾相互以体温取暖。

南方的风，总是带着一点湿润的滋味。



海天出版社

宋
竹

白
仙

王凯凯◎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采访人生 / 王凯凯著.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5.5

ISBN 7-80654-020-2

I . 采... II . 王...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177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ph.com.cn>
责任编辑 : 陈邢准
美术编辑 : 李 萌 责任技编 : 王 颖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市庆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 12
字数 : 270 千 印数 : 1-1000 册
定价 : 28.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一)

无心出妙语

——序王凯凯散文集《采访人生》

新千年的一天，友人来深圳公干，我作为久居深圳的省城人，自然应尽地主之谊。席中，有一位身材轻盈，脸圆，年不满三十，穿着唐装的女性，点缀在我们四五位八尺男儿的中间。友人相聚，推杯送盏，吆喝声、笑声，此起彼落，其乐融融。而作为惟一的，又显得起眼的这位异性，只是笑盈盈地听着我们海阔天空的穷聊。惟有向我敬酒时，自我介绍了一番，而且介绍得颇为特别，说她的名字与我相近，我有“凯”字，而她还是重字，叫“凯凯，姓王”，是深圳电视台“今日视点”的记者，还曾在广东省作家协会的文德路 75 号上过班。

人是个奇怪的感性动物，尽管是初次见面，但有相近之处，也感到了几分亲切，彼此距离拉近。正是这样，在醉眼朦胧中，对“凯凯，姓王”，这句话便有了印象。

2003 年，在《深圳特区报》看到获得深圳市“首届女记者金笔奖”名单，王凯凯名列其中。在心里，我默默为她祝贺着。几个月后，她捧着一撂散发着墨香味的打印稿件，摆在我的面前，说要出本散文集，请我作序。我既感到意外，亦不得



序一

无心出妙语



不对她有些另眼相看了。

当前，是散文泛滥的时代，什么文章找不到明确的门类后，都叫散文。于是，就出现了小说家散文、报告文学散文、儒商散文，哪怕是政府工作报告，也可称了衙门散文，等等。在未翻阅作品之前，我想，作者是记者出身，不是记者散文，就是小女子散文了。然而，打开书页，就被一个个如《佛国仙城涤尘埃》、《盛世华衣的碎片》、《天堂里的饮食男女》、《文字琥珀》、《老男人散文》等题目吸引住了。从这些题目的定位，足见作者的视野是开阔的，目光是敏锐的，思路是独特的，智慧是过人的。我素来主张，女作者写文章要有男子气，男作者写文章要有女人气。可见，作者是具有男子气的，不是在唠唠叨叨自己的身边事。

说到散文，情真意切，以情感人是散文的最大特色。《星空下，和城市肌肤相亲》，写的是作者对南方繁华大都市广州，一家叫“上海往事”小餐馆的怀念。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之下，人大都有一种莫名的浮躁和不安的情绪。作者从小餐馆里折射出对人生的诸多感慨，写得情意绵绵，令人击节。《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这句话原本是1969年对伍德托克音乐节的评价，可作者很聪明，引用到了在深圳看罗大佑演唱会的场合上。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学医的罗大佑，是个音乐鬼才。他的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影响殊深。但岁月轮转，往事如烟，随着这一代人的思想的成熟，往昔的激情不再，欢呼喝彩乃至尖叫声都变得遥远了。作者的表达方法确是令人读后感到悲怆。还有《相忘于江湖》、《大地恩情》等篇什，也都耐人寻味。

当然，成为文学作品，仅有思想，有情感是不够的。对于



一般初踏入文学殿堂的作者，尤其对女性作者来说，在文字上，矫揉造作，堆砌辞藻，故作惊人之语往往是通病，也许作者是科班出身之故，或许跟踪探讨社会热点使她思想成熟等原因。王凯文笔之流畅，语言之优美，是一般初学者很难达到的。

本集是作者的处女作，诚如美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这本集子也有不足之处，尤其是游记部分，某些篇章有当导游之嫌。也许是我对一个初学者要求太高了吧。

信手写来，权当为序。

广东王凯

(作者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序一

无心出妙语



(序二)

耐心地打捞芬香

写《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塞林格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说过：世界上有两种写文章的人，一种是那些看完了他的书就急切地想和他面对面交谈的作家，另一种正相反，看完了他的书就够了，书可能是好书，但是你会觉得作者的不可接近性。

王凯凯当然是前者，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硬新闻题材报道的记者，在理性客观地报道了多年的社会问题、民生之事的同时，用本真的心写出这些感性的文字。看了她的文字，你会有各种欲望，比如和她一起在水乡游走，在小酒店喝那上头的烈酒，在蛮荒的草原漫步，在倦极可眠在美人靠上，她肯定不挑剔，因为这一刻的她，是率性而无为的。这和她的职业形成了相当大的反差。

记者的职业里分为好几种类型，有跑各条“线”写短平快的消息抓活鱼的，有专写风花雪月既浪漫了自己又娱乐大众的，有钻营“含金量”高的新闻作等价交换的，而王凯凯啃的是这个行当里最难啃的“硬骨头”，不论是在全国名牌栏目《社会纵横》还是在有“特区《焦点访谈》”之称的《今日视点》，她的报道通常在是非纠葛的漩涡里辨别真象，在正义邪恶的较量里讲出真话，在重大事件发生的现场“我说顾我在”，在民



生百态的叙述里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广东这个因为得风气之先而成为社会题材报道“富矿”的地方，给予她的职业片段通常是这样的：为抢新闻拿着话筒冲到包围圈里被压弯腰，第一次采访完死刑犯一出看守所就猛灌白酒，和扬言要修理修理她的黑社会大佬周旋，和未婚母亲一起为讨还孩子的抚养费找人打官司……而作为一名女性，天生的敏感让生活在这样的职业里的女记者，有时难免感性的流露，成为客观的镜头语言无法表述时的另一种方式，比如在即将被拍卖的厂房里和工人一起哭泣，顶着内外交困的压力只为观众一声我们支持你的电话趴在编辑机台上痛哭失声，在母亲节里为在牺牲在新闻一线的女记者而哭，给单亲的家庭悄悄送去几袋奶粉，为被洪水冲走孩子的贫困家庭塞上几百元钱……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人物的背景，再来看这些散文，可以让我们更加完整地理解这些几乎游离于她职业生涯之外的文字，作为一个记者的敏感，不仅表现在她对社会题材的客观报道方面，也通过这些充满诗意的文字，表达了现代都市里人们所普遍面临的对生存现状的思考，职业女性在生活压力下的种种向往与梦想。这本散文集收录的文章，分为四部分，分别是游记、人物、杂感和创作谈，虽然界限不是十分明显，倒也符合她的性格和写作的风格。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了作为记者职业接触面的宽广，所以她笔下的这些文字，适合阅读的读者层面也是相当宽泛的。你可以带着和她一样游走天下的心情，和她一起挣脱俗世生活的羁绊，到天边，到海角，到心的高远处，到思维的旷放之地……

她的职业要求她说真话，用丝毫不能掩饰的镜头语言说出来，而她的文字，是她说真话的另一种方式，用丝毫没有矫饰

序
耐心地打捞芳香

的心说出来。她说真话的那种机锋不是靠拷贝可以得来的——她从大学一年级起就突获这样的才能，并加以文学化的评论，此种天分一直延续到今天。那时候她的追求者甚众，而且真得用凌厉来形容他们的态势：有人写血书；有人在学校山坡上的宿舍楼顶徘徊；有人堵在她所到之处的门口——估计是两湖一带民风剽悍所致，爱得格外昂扬。尽管一重追求者纷纷败落，但那些墨写的情书成为她每天学习真话的最初教材。

我一直忝列她的同学，加上名字的相似，时常会被双方的父母叫混，从高中到大学，也被迫听了她的无数箴言。虽然一直没觉得她美，但看多了她后面的男生加强连，也被迫承认她的吸引力——十四五年过去了，我们当年的同学大都瓜熟蒂落，而她依然在遥远的南方热烈地生长着，并且洒豆成文。看她的文章，就是听她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是在行走间述说的方式，语速快且急，不容细听，她那半沙哑的美丽喉咙可不是为一人预备着的，恨不得全世界都听她的最新发现、最新快乐、当然包括最新伤感和烦恼，不过后者基本也是以快乐的方式来叙述的，就没看见她有黯然的时刻，虽然她有着不露痕迹的落寞。如果硬要用《红楼梦》里的某美女比附：她该是快人史湘云，非常的不矫情，却有着高远的心。

现代的史湘云不会在酒醉后眠于石头之上，但她的方式也许更为严重：在丽江的小酒店里把喝不完的青稞酒带回客栈当水喝，在周庄一瓶瓶地灌啤酒，在杭州夹一口菜评一下杭州的男人，还有童年酷似天回镇的四川龙兴场的家酿白酒，她是以类似于武侠小说的方式，从坛子里偷取的，是回到本我的无拘无束。当然，以她这样一个对自己有无限兴趣的人没有揭发自己的历史，原因应该是怕误会，美女和酒联系在一起，总容



易让人产生遐想，偏偏又不是端庄做无限娇羞状的那种。

她惯于出逃，骨子里盘踞着游牧民族的基因，从早年的逃学逃课，到现在的周末狂奔，她热衷于收起那些端庄的华袍，换上粗布的衲衣，随风潜入陌生的城市或者乡村，心无旁骛地在游走间吸取那里的地气，对接那里的历史，享受让心灵策马扬鞭、在无人的荒原上飞翔的自由。这时候，她是孤独而通透的。她所记述下来的文字，是一扇扇的窗户，每一扇推开去，都有无穷无尽的新奇发现，她那种无所不在的新奇，是城际间急速闪过的高速列车，你一刻的眨眼，她已经朝花夕拾。她笔下的风景浸透着她漫天飞舞的灵性，平常而寂寞的旅途也因为她的诉说而变得生动流畅。

自然地关照人生和社会，是她惯用的方法论，这一点延续了当年她对于哲学似是而非的偏好，也正因为似是而非，而总有探究的欲望和乐趣。一个女子如果显得很哲学，多半是件可怕的事情，好在王凯凯深谙个中道理，用行走的方式，边走边唱，乐向天歌，驿路遗花，信马由缰，天地人生都在游走的路上参悟。她总在最倾情的时候渴望回归，水乡、塞上、沙漠、高原，或是仅仅是因为一箪食、一首歌、一个眼神的投契，寻找那永恒的灵魂栖息的地方。

时下流行四川美女的说法，说的好像是高鼻大眼的那类，她当然有归属感，藏在字眼后面的王凯凯眼睛肯定是大而放光的，用于她欣赏的一切，她是天生的视觉动物，而且视线凶猛，绝对不放过她想看的一切。比如美男，比如忧郁的南方，比如城市动物，不过可以保证，她是单纯的。像她喜欢的作家王小波笔下的鱼玄机一样，喜欢美色，却洁净如婴儿；沉溺于俗世调笑，却有出尘之心。她是高傲而好奇地注视着世界和时



间，热闹地发着言，却并不沉迷其中，那些皆是她笔下的浮世之花。

从那所青山湖畔的荒凉高校起，她就是天生的聚派，她肯定讨厌散，用聚散两依依这样的名目去烦她，她肯定会恨你，喜欢大家都和她过着热闹日子的景象。这点上，她和四十年代的上海作家苏青相像，她总在张罗着，让周围的人能吃多喝多，也许只是纯粹的吃与喝——最基本的人生功能。还记得大学一年级的大雪天，她披着大衣到学校周围的菜地拔小青菜，为了大家吃火锅时不忘补充维生素，绿菜叶上有着雪花化开的痕迹，谁能忘记得了这样的隽品呢？简直可以入丰子恺的画。

所以，她的文章里谈吃喝、逗男人、说花草的特别多，大多是她日常的生活表地，是织锦缎那横掐竖散的七色丝，非常无计划，却是华丽。

同样一件事，别人是做作，她却是疏阔加天真，颇有几分天然的盛唐气象，丝毫没有小儿女态，很爽朗地陈述物质生活，那里面，浮动着灼灼的华章，如果要展示各地人民的幸福生活，那很可能都找到她当标本，从来没有人能像她一样，把最无奈的日子也过得那么有兴头。

说到底，俗的好处是禅宗总结出来的“能渡人”，她无疑是健康的。比起那些 T 台上的美女，她有魅力得多——她的秀色是春节的头盘，可不是西餐店橱窗里的塑料制品。

但她何尝不了解散的意向？时代在变，不能说更大的破坏要来，但肯定是她们这代人最能接触到变革年代的表里：从家乡飞走，到南方，到南方的更南方，她走的是一条最能反映潮流更迭的路程。南方充满了和她一样家乡遥远的孩子们，散是各种意义上的：和家乡失散了，回老家看到曾经的同学们的



脸，那种强烈的反差，如超现实；和曾经快乐的城市失散了，她会把种种片段捉到自己的梦里，猛地把广州演化成黑白DV；和那些优秀的男人女人失散了，她会在多年后回忆起他们，用文字把他们解决掉，像老崔的解决方式。

忘了说了，老崔是她的最爱，“我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北走到南。”不经意地预言了她的未来。1990年，我和她从大学逃课去看崔健在中国的首次巡回演唱会，应该是《从头再来》中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有高有低的昂扬中她当场泪流满面，是不是那时候就知道今天要走的路，漫长而坚硬，没有一点疏忽的余地。

当年家乡流行到南边求职求学，她考上暨南大学的新闻研究生，我考上上海的研究生，各自四散，时断时续地传来她的消息，现在加上得奖若干的捷报，知道她人长大了，开始融入“主流社会”。

在这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以职业观察者的身份目睹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变迁和社会神经末梢最心悸的颤动。在她的职业里没有丝毫的风花雪月，充满的是责任、道义和不为人知的曲折与感动。青春期里不着边际的梦想猛然间被鲜活淋漓得近乎残酷和丑陋的社会现实所代替，容不得多想，她已经被职业的激情点燃，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这一定不是她从情书里学习阅读真话的初衷，时代在转轨，裹挟着她，将她撒满玫瑰花瓣的肩头铸造成能担道义的铁肩。但她那颗遗失在青春岁月里的花树底下的心，却固执地保持着十年前蓓蕾一样的姿态。

因此，她的心始终在感受和叩问着时代与命运的洪流，她始终不肯疏离的是一个观察者职业的思考，即使在远走天涯的

时候，她的思考几乎已经成为生命的本能，就像她早年说过，假若像农妇一样活着或许更为适合。行进路上她边走边想的是人生的流离失所和灵魂最终的方向，假若没有这样沉重的翅膀，她或许会更快乐。但我们却从她行与思的文字里捕获到了这个嬗变的年代留给心灵深切的烙印，她飞扬的文字除了带给人行云流水的阅读快感之外，让人隐隐触摸到的正是这种坚硬的风骨。因而她的文字即使有通体的芬芳，也会让人嗅到那惯于铁笔写文章的重金属的味道。

十年前，在考研的英语书扉页上，她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我们共同的青春期感受，或许这也是下一个十年开篇的序言。在过去和将来如铁的路上，她却有散花的本事，把路染成诗意的栖居地。

王 恺

2003年12月于上海梅陇

(作者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自序)

心，还在路上

平日里是不会轻易说出“流浪”这个词的，总觉得那是艺术家或者乞丐们的事情，我只是这座城市里循规蹈矩地生活着的一个普通人而已，但是在界定自己生存状态的时候，仍然只能用这个充满漂移感的词来定位自己：我是一个流浪在南方的人，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仍是这样。

惟一有所不同的是，有的人习惯用沉默、算计或者挥霍，度过、增值或者忘记自己生存的状态，而我则习惯于用文字来记录个体生命的轨迹。

不是怀旧，却不得不带了怀旧的心情，回首来时的路，不知不觉浪迹南方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总该留下一点生命曾经温暖或者痛彻过的痕迹吧。

我们是一群飞翔在南方的鸟，故土的气息已经日渐稀薄，为自己找一个可以停留的理由，然后开始筑巢垒窝。无风的日子里我们就这样滑过自由的天空，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也曾互相以体温取暖。

南方的风，总是带着一点咸咸的滋味。

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能使我们驻留的理由。不变的亲情深深地根植在故乡，爱情已经在北方的土地上燃烧殆尽了，我们

自序
心，还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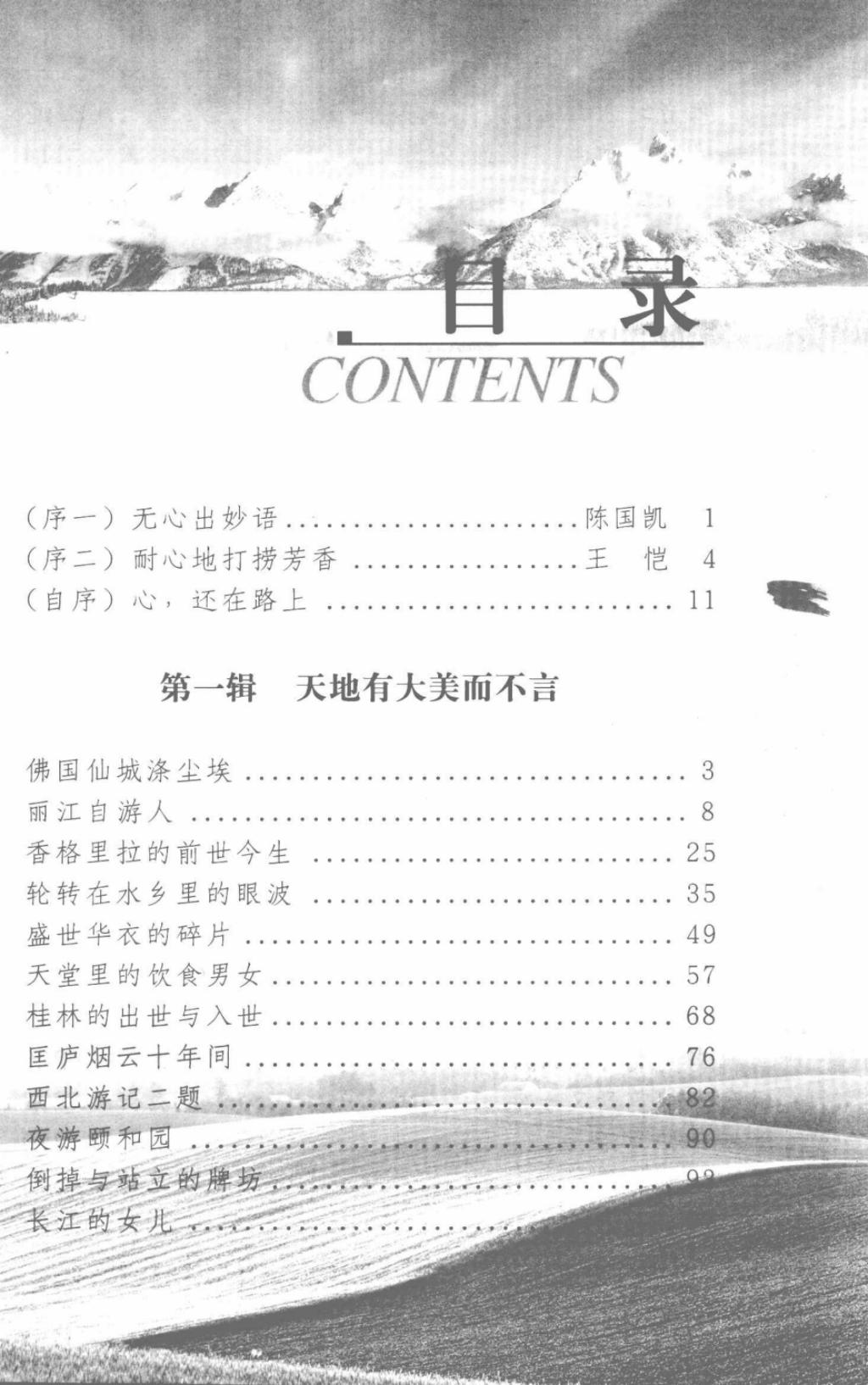
不过是带了那受伤而不甘的躯壳，聚集到了这片陌生的天空底下。我们的羽毛相互碰刷的时候，就得到关于友情的碎片。

每个南来的人都幻想在这里找到一棵可以栖息的树，黄昏的时候有一盏回家的灯。这样的梦有圆了的，也有碎了的。只有像榕树那样，往泥土里伸出求助的手，才能抵御这里的台风。

而无数的人，就像我一样，一颗心，还在路上。

但愿每颗心，都有它的方向，即使在路上，也有牵引它的力量。

少年时代读过泰戈尔的诗篇，当时不明其义，今日重读，却是十年来生活和心态的写照——“我抛弃了所有的忧伤与疑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因为那永恒的异乡人在召唤我，他正沿着这条路走来。”



目录

CONTENTS

(序一) 无心出妙语	陈国凯	1
(序二) 耐心地打捞芳香	王 恺	4
(自序) 心，还在路上		11

第一辑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佛国仙城涤尘埃	3
丽江自游人	8
香格里拉的前世今生	25
轮转在水乡里的眼波	35
盛世华衣的碎片	49
天堂里的饮食男女	57
桂林的出世与入世	68
匡庐烟云十年间	76
西北游记二题	82
夜游颐和园	90
倒掉与站立的牌坊	92
长江的女儿	93

仁者之水	107
人民大学堂	114
母亲的河流	126

第三辑 心本无生因境有

你在硬币的哪一面?	133
相忘于江湖	138
多情浪子逍遥客	144
爱, 最伤人心	147
诗歌是纸做的	150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52
父爱如山	156
母亲的阴晴圆缺	166
“小王医生”的老底	168
真的汉子	172
骨肉分离的痛	176
大地恩情	179
新市两枝花	183
“老可爱”	189
十年磨一“健”	192
一代人去那里相互问好	197
星空下, 和城市肌肤相亲	201
老莫餐厅	206
木棉花开又一年	208
市井生活	210
花好月圆	213
	216